

# 给父亲过生日

张亚锋

古稀之年的父亲,过了我印象中第一个生日。

记忆里,小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巴,为了养家,父亲常年外出找活计,但不管“收成”多少,父亲回家准会带来些洋糖、烧饼之类的稀罕物给我,别看只值几分钱,却能让我雀跃好久。那夹着小茴香、黏着韭菜叶木炭火烤制的烧饼,香气儿至少能让我回味半个月;吃过的洋糖纸也是不舍得扔的,装在兜里时不时拿出来看看闻闻,好像那颗糖从不会被我吃下一般!每到生日,母亲会给我改善伙食。在物质匮乏的农村,用鸡蛋做一顿煎蛋就是母亲能拿得出手的“极品珍馐”,那被油煎炸的蛋香和略带柴烟的味道,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中。

生活的磨砺让我早早体谅父母的不易,记得高中那会儿,跟父亲个头相差无几的我总舍不得买新衣服,常把父亲的旧衣衫“据为己有”,但身形单薄的毛头小子终究比不上成年人的壮硕体格,父亲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很是别扭。在再三给钱、催促在县城上学的我自行买新衣无果的情况下,17岁生日那天,父亲专程进城,硬拉着我去买了平生第一身西服。那个阳光毒辣的下午,我已记不清跟着父亲进出了多少家服装店。父亲一家家挑版型,比料子、问价钱,一套套仔细“审查”我试穿的效果,一遍遍蹲下身帮我挽裤腿,豆大的汗珠沿着他黝黑的脸庞汇聚成流,滴在服装店的地板上,也滴在了我的心里。直至买到满意的西装,父亲笑眯眯地看着我,像是欣赏一件珍宝。我的眼眶一阵发热,感觉那洋气的衣服穿在身上似有千钧之重。回到教室,同学们呼啦啦围了上来,东瞧瞧西摸摸,眼神中满是羡慕。那身蓝灰色大开领的西服,后来伴我走过了高考、上大学、找工作等重要时刻,成了我的“福星”。

工作后,忙忙碌碌,回家陪伴父母的时间少得可怜。父母的生日,要么打电话问候一下,要么就忙忘了,许久后才想起来,打电话致歉,他们总是说:“都好着哩,过啥哩?你们好好工作,不要操心家里。”我也常常以工作忙等说辞来自我宽慰。别说是给父母过生日,哪怕在同一天同他们吃顿饭都难。总以为,父母这座“大山”会永远巍然挺拔,屹立不倒。

直到一天,父亲打电话说他摔了一跤不能动弹,学医的我心里猛地紧了一下,急忙开车回家,接父亲到医院,诊断为脑梗。一个多月内反复几次发作,父亲永远地偏瘫了。

在病房陪护的深夜,疲惫不堪的我怎么也睡不着,想起曾在课本扉页写下“父母恩似海深,我该何报答他们?”以激励自己要学有所成。可如今,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还没来得及安享晚年,就要拖着病体忍受无尽的痛苦!那一刻,我才真正意识到,父母早已是需要我们照顾的老人了。那一晚,我泪如雨下。

在我们的精心照料和父亲的坚持锻炼下,父亲逐渐好转,我把他送回老家交由母亲照料。我们周末回家勤了好多,送药送菜,督促父亲锻炼,陪父母聊聊天,做些家常菜,父亲康复的效果一天天好起来,我也总算为自己多年来的“不合格”作了些补救。

父亲今年六十九岁,按照“男虚女实”的习俗,应过七十大寿。我提前一个月设置了手机提醒。客人只有几桌主要亲戚,但毕竟是给父亲过的第一个寿辰,不能随意将就,我和妻子早早列出亲戚名单、物品清单,给父亲买衣服,采购所需食材和用品。为了表达一直以来的敬意和敬重,没有大席烹饪经验的我们,仅凭日常生活中的摸索和网络教程现学现用,自己架锅颠勺。虽有思想准备,但操作过程中的繁琐和辛苦还是超出想象,从清早起床到送走客人,洗菜、切菜、凉调、热炒、招呼客人,忙得不可开交,累得腰酸背痛。可我想,这些和父母养大自己付出的辛劳相比,又算得了什么呢?

吃蛋糕时,我们为父亲唱了《生日歌》,父亲乐得像个孩子,那份开心和满足,像极了小时候父亲带回洋糖、烧饼和母亲做生日煎蛋时的模样。

不经意间,我瞥见父亲眼角闪着泪光,又禁不住想起了洋糖、烧饼和那身蓝灰色的西装。



# 樱桃沟的甜美

秦延安



车一进樱桃沟,满眼的新绿便迎面扑来。那原本掩藏在绿叶下的一个个樱桃,纷纷露出头。碰到我们的目光,娇羞得如姑娘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子。看着我们眼馋的样儿,它们迅速躲到绿叶背后,又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地探着头。看着我们着急地四处搜寻,它们更是调皮地与我们捉着迷藏,让人有些眼花缭乱。

樱桃沟是一个环形的山凹,中间为莲花湖,绕湖修有栈道、凉亭、长廊,四周布有奇花异树,树后的山坡上便是号称“西北第一”的樱桃园,形成了集休闲、度假、农业生态观光为一体的中国西部地区最具特色的生态旅游胜地,一年四季游人不断。我们的到来,正好赶上樱桃成熟,不仅有了眼福,还有口福了。

山间天气多变,刚才还是晴空万里,忽然一阵风,便飘雨下来。跟着慌乱的游人,我们躲进沟口的亭廊里。雨,纷纷扬扬,肆无忌惮,让远山近树都如披了一层纱似的,朦朦胧胧。灰色的鱼鳞瓦,鲜艳的大红灯笼,蜿蜒的栈道,滴滴答答的雨,和水汽氤氲的远山构成了一幅写意山水,让思绪长

了翅膀,让遐想变得无际。

我们躲在亭廊下,雨落在天际里。微风吹过莲花湖,水便起了一层鸡皮疙瘩,一圈圈涟漪如电波般四传开来。湖边巨大的木制水车,吱吱呀呀地转动着。那巨大的水轮,掀起一条条水瀑,此起彼伏,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樱桃沟的故事。睡莲浮于水面,荷花绽放枝头,几只飞累的红胸秋沙鸭,滑落在湖面上。岸边的芦苇就像江水一样,浩浩荡荡。那修长的身影,沿着湖岸,密密实实,让人思绪怎么也穿不透它们结成的海。

雨来得急,去得也快,天空迅速晴朗起来,空气变得更加清新。秦岭本是大氧吧,从来都不吝啬,让人总能吸到最好的氧。我们欣喜地呼朋引伴上山,爬上一处坡地,眼前突然一亮:湛蓝的天空下,郁郁葱葱的樱桃树挤满了山谷。

一条条小路如甩开的鞭子,孩子们欢叫着往前奔。跟着游人的脚步,我们也钻进了樱桃林。路畔摆满了一筐筐新摘的樱桃,农人们出出进进忙于采摘,那幸福的笑脸如一颗颗樱桃般光亮。阳光下,一

颗颗红透了的樱桃,像珍珠般密密匝匝镶嵌在绿叶之间,或紫如玛瑙,或红似水晶,或黄若琥珀……不禁让人想起“绿葱葱,几颗樱桃叶底红”。被雨水清洗之后,樱桃更加光洁鲜亮,宛如颗颗帝王绿打造的珍珠般耀眼,又似一颗颗红宝石般夺目。它们一个个坐在枝头,随风荡漾,如孩童般顽劣,不时抖下丝丝雨滴,真是“惆怅墙东,一树樱桃带雨红”。

在园主的带领下,我们欣喜地进入园中。刚才的降雨,并没有让园中泥泞,许多树下还是滴雨未见,也许为了满足我们的采摘心愿,樱桃树及时撑起了雨伞。那密密匝匝的红樱桃,几乎将整个树身都压弯了。它们大小不一,却色泽鲜亮,圆润饱满,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流口水。我小心翼翼地摘了一颗放进嘴里,一股香甜的味道直入喉间,还没细品已经进入肚,就连肠胃都互相争抢。难怪苏轼诗曰:“独绕樱桃树,酒醒喉肺干。莫除枝上露,从向口中津。”吃了一颗根本不解馋,于是一颗接着一颗吃,时间就这样过去……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



# 那年那月那童年

肖阁

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陈沟初小。初小由五间土房构成,两间房是唯一的教学,一间是老师办公的地方,同时也是住宿的地方,剩下的两间房,作灶房和学生宿舍之用。

初小有三个年级,由一二三年级学生组成,均在一个教室,进行复式教学,任教的董老师是我们村的,也是陈沟初小唯一的代课教师。他既是三个年级的语文老师,也是学校的校长,还充当着学校的厨师、司铃等多种角色。学生大多来自陈沟生产队,大约不到二十人,只有少数来自邻省的乡村,需要住宿,还要上灶,由老师给做饭吃。

那个时候的我们,享受着山沟的自然风光,在教室聆听老师的教诲,一边是

语文教学,一边是数学自习,一边是三年级数学课,一边是二年级语文自习……我喜欢复式教学,不仅学习了我的功课,还学习了高年级的功课,复式教学给我带来了无限乐趣。

初小操场不大,场院边有一棵梧桐树,半腰挂了一个硕大的铁铃,每次上课下课放学,都是由董老师亲自敲的。即使是寒冷的冬天,也没有间断过,更没有让任何人来替代。董老师是一个多面手,文化课、音乐课、体育课,样样精通。风轻云淡,山青树绿,老师教我们唱歌,唱响我们心中的理想,构建我们的未来。“我低头,向山沟,追逐流逝的岁月,风沙茫茫,满山谷,不见我的童年,大雁

听过我的歌,小河亲过我的脸,一面又一面……”童年的歌谣,董老师的歌喉,似乎还依稀回响在初小上空。

那时的初小,吃水困难,要到距此两三里地担水,每每董老师担两桶水,累得他满头大汗,但脸上却满是灿烂的笑容。老师忙时,我们也主动请缨,和同学们一起抬水。

那年那月的冬天,非常寒冷。我到老师房间请教他一个问题。一个不大的房间,被老师硬生生隔成了两个半间,一半卧室,一半办公。当然了,一进门便是办公区域,桌上满满的作业本,都有红墨水的痕迹。一个大木桌,脚下是一个大火盆,里面堆满了木炭,正在燃烧着,温暖着整个屋子。窗格上糊上了白纸,看起来很

严实。此时,老师正在看小说,那一页有一幅图,还有文字,董老师正看得津津有味。老师告诉我,那是武松打虎,还给我顺口说了几句诗,我似懂非懂,只是感到老师特有文化,心中肃然起敬。直到上中学,读了《水浒传》,方知那是第二十三回“横海郡柴进留宾,景阳冈武松打虎”,其诗曰:“延士声华似孟尝,有如东阁纳贤良。武松雄猛千夫惧,柴进风流四海扬。自信一身能杀虎,浪言三碗不过冈。报兄诛嫂真奇特,赢得高名万古香。”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,我后来读时,也是聚精会神,十分投入,方觉入神之因。

岁月如梭,再也回不去的童年,但那年那月初小的故事依然清晰可见……

# 路灯下

秦建荣

毕业后,我选择回家教书。入秋的一天晚上,我正在家里写教案,忽然看见对门的路灯下有一个小女孩在写作业。写完一页,就把纸翻过去,圈进毛线绳子里继续写。许多虫子在灯上飞舞,翅膀一扇一扇的,她全然不顾……夜深了,她把手低下一截说:“我想给家里省点钱,省一点是一点。”我再没往下问,也不能再问,因为已从邻居那里知道,她是个不幸的孩子,父母在外打工出了事,留下她和瘸了一条腿的奶奶相依为命,是我们社区为数不多的贫困户之一。

再见到田思思是一个傍晚,我刚收拾完厨房,隐约听到轻柔缓慢的敲门声,打开门一看,她手里拿着一个本子。她眨了眨眼睛问:“阿姨,不,老师,我能问你一道题吗?”当然能。我点了点头让她进来。她没有动,看了看自己的鞋子,似乎是怕弄脏了我的地板。我取了一双拖鞋给她穿,她才轻轻脚地进来。走到桌前,翻看了一下我教案上的名字,叫了一声许老师,把本子递给我。这

是一道比较难解的应用题,属于拓展知识方面的。可田思思很聪明,我稍一点拨就明白了。离开的时候她告诉我,她奶奶这几天病了,需要照看,她就请假在家里自学,如果有不懂的题还会来问的。

没关系,随便来吧!我向田思思点了点头。果然,后来遇到难题她就来,但她每次都不空手。不是拿一把青菜,就是撮一撮蒜苗。我不让她拿,可她不听,说是自家种的,不掏钱,还说自家吃不完,给邻居也送了。对于这么一个早熟的孩子,我还能说什么呢!

后来,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多了,不仅是学习,也有其他方面。

转眼到了中考。考试结束后没见到田思思,我也不知道她考得怎么样,正想去问,田思思从路灯下过来了。她是向我报喜的,说她这次考试数学和英语都是100分,语文得了98分,是全班第一。她边说边把卷子递给我,好看的脸笑成了一朵花。她一个劲儿地向我表示感谢。

一天晚上,她又敲开了我家的门,一脸羞怯为难的样子。我问她怎么了?她低着头小声说:“学校明天晚上开家长会。”我说这很好呀。她告诉我,上午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她,让家长在会上交流经验。“那你答应呀?”我问。她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,然后点了点头。我问她为什么不向老师说明情况,她奶奶又不方便。她低着头说: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当时就没有说。也许……我也不想让奶奶去,不想让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是没爸没妈的孩子。”

田思思没有看我,继续低着头说:“许老师,我想请您去,当一回我的家长。”她说完抬起头,用水汪汪的大眼睛满怀期待地看着我。田思思的话刺痛了我,我先是愣了一下,又犹豫了片刻,心想: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呢?也不知怎的,下意识地向田思思伸出了两只手……

窗外,路灯发出明亮而柔和的光,我抱着田思思的头,泪水忍不住流出来,郑重地说:“孩子,我去,我一定去!”